



Chinese Best 50 Stories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迷园

徐小斌/著

时代文艺出版

中国小说 50 强

1978 年—2000 年

徐小斌 著

迷 园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小说 50 强, 第 4 辑: 1978 ~ 2000/ 格非等著.
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8
ISBN 7-5387-1574-6

I. 中… II. 格… 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
- 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5572 号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 ~ 2000) 第 4 辑

迷 园

作 者: 徐小斌
责任编辑: 叶天洪 李东亮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字 数: 352 千字
印 张: 15.6875
版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-3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74-6/I · 1510
定 价: (全 10 册) 285.00 元 (本册 32.40 元)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 - 2000)

推 选 委 员 会

谢 冕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王 蒙： 著名作家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洪子诚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孟繁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陈晓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李洁非： 著名文艺批评家

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

——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序

近 20 多年来,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,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。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,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。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,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。20 多年的时间,先后出现了观念、经验、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,也出现了关怀、叙事、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。这里编选的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选入的作家作品,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。

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,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。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,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。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,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。对人的内心痛苦、情感要求、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,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。于是“被侮辱与损害”的形象、被迫害的“九死未悔”的知识分子形象、“改革加恋情的故事”等等,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。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。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,在 1978 年代却以“先锋”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。但这一试探性的、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,也是

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。因此,就其思维方式而言,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。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。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的时代。

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,被称为“寻根文学”和“先锋小说”的作品开始出现。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。“寻根文学”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,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,也油然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。在他们看来,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,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,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“走向世界”的悲壮感。拉美“爆炸文学”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,尤其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奇特想象,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。他们试图借鉴“爆炸文学”的经验,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。因此“寻根文学”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,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,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。“先锋文学”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,比如语言、文体、叙事等等。它强调的是“文体的自觉”,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。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“形式的意识形态”,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,来源于法国的“新小说”、罗布·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。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,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“谎言”的艺术。然而,如前所述,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,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。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,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。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。这也正是“回到文学自身”的策略性叙述,事实上,所谓的“文学的自身”是并不存在的。

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。这一小说现象在理

论上接受的启示,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。或者说“零度叙事”也是“新写实”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。在这些小说中,无论场景还是人物,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,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。但是,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,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。不同的是,“新写实”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,放弃了“理想”的乌托邦冲动,而是以大量“原生”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,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。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,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。“远离读者”的指责在“新写实”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。

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,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,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,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。就在“先锋文学”、“新写实”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,“女性文学”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。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。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,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,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。或者说,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她们同样是“社会运动”或“社会问题”的参与者或关注者。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。但从八、九十年代之交开始,有性别特征的、有“女性意识”的“女性文学”开始出现。这是一种争议最多、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。

进入90年代之后,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。可以命名的诸如“60年代写作”、“70年代写作”、“美女作家写作”等等,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。在批评界,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“无名”的概括或处理。这种概括、命名方式的多样性,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,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多音齐鸣、众声喧

哗的时代,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。

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,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。他们游离于整体的、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,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。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,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评选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的目的,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,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,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,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。但无可否认的是,由于评委的趣味、阅读的有限性、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,它的公正性、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。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。在我们看来,这是十分正常的。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,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。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,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。无论老一代、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,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,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。应该说,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“50 强”,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。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,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。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,但我们可以肯定地的是,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,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。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,我们所能提供的,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。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编委会

目 录

1	/	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序
1	/	羽 蛇
8	/	第 一 章 神界的黄昏
30	/	第 二 章 缺席审判
30	/	第 三 章 阴 爻
69	/	第 四 章 圆 广
89	/	第 五 章 嘉年华
107	/	第 六 章 落 角
130	/	第 七 章 戏 剧
156	/	第 八 章 广 场
195	/	第 九 章 月亮画展
239	/	第 十 章 碑 林
292	/	第 十 一 章 引 渡
314	/	第 十 二 章 终结与终结者
351	/	迷幻花园
384	/	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

羽 蛇

我写《羽蛇》

徐小斌

在羽蛇的结尾处写着“构思于1995年”，其实是不确切的。严格地说，写这样一部小说的想法，从很早就开始了，也许，是从生命的源起，从子宫里就开始了。达利写过关于子宫的记忆，他说子宫的颜色如同地狱一样，它像火一样红，闪闪发光，喷着蓝焰，流动、温暖、粘稠，像两只煎好的金黄色的蛋。多么奇怪啊，在我的童年记忆中，如果闭上眼睛，也常常能看到两个连在一起的金黄色的蛋，慢慢地向下飘去，渐渐从中间黑起来，变得如同日冕一样美丽，最后消失在黑暗中。

精神分析学认为子宫生活与乐园生活有关，而出生自然就是失乐园，因此出生注定是个悲剧。

只有在梦境中，我们才偶然记起我们曾经生活过的乐园，但问题我们并不知道乐园的标准，也不知道乐园与地狱的距离。或

许，它们根本就没有距离，就像雷妮罗纳的画一样，从花朵中辨认出来的，是鸟头又是鱼头，是天使又是魔鬼，是地狱又是乐园。

“……自己的玫瑰，自己的血

我愤怒的血

走进它的里面

到达最远端的根蒂……”

从子宫乐园追溯最远端的根蒂，那就是血缘。血缘是一棵树，是像树形排列的那样美丽的现代分形艺术。但是这棵树的每一根枝蔓每一条根蒂每一片树叶，都浸透了血腥的残酷，布满了伪装得很好的陷阱——血缘的亲合力与杀伤力，无与伦比。但可怕就可怕在亲和与杀伤溶化在了一起，真的爱和真的恨溶在了一起，爱有多深恨就有多切！这是多么可怕，这是一种美丽的毒药，是生命成长的催化剂。那种剧毒就浸透在你的生命里。而这两极对立的极致，就是母与女的关系。

很小的时候，就在怀疑“母亲”这个神圣字眼的真实性。一个敏感、重情、真实、极易受伤的女孩，一个深爱着自己母亲的女孩，在一天晚上忽然发现，妈妈不爱她！女孩离开人群站在黑暗的小房子里，从窗外可以看到苏联展览馆（后来才改叫北京展览馆）的红星。那颗红星在她的眼里模糊了，大颗的眼泪落下来。她无数次地问外婆，“她到底是不是我的亲妈妈？”外婆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。而且，她和妈妈长得那么像，让人无可怀疑。

于是女孩避开人群走向自己的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，因为太静，她听到了一种冥冥中的耳语，从6岁到13岁期间，她的行为一直受那神秘的耳语左右，以至于她的许多行为让人觉得莫名

其妙不合情理。后来她明白了，她被母亲抛弃的结果是被神接纳了，一个孩子，一个未经污染不谙世事的心灵，与神祇离得很近。

许多年之后，女孩变成了女人。女孩变成女人之后就被神抛弃了。女人被母亲与神双重抛弃的结果，是伴随恐惧流浪终生。

但是我们终于懂得，每一个现代人都是终生的流浪者。

现代人没有理想没有民族没有国籍，如同脱离了翅膀的羽毛，不是飞翔，而是飘零，因为它的命运，掌握在风的手中。

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，但是付出了比生命还要沉重的代价。

我们是不幸的：生长在一个修剪得同样高矮的苗圃里，无法成为独异的亭亭玉立的花朵；为了保证整齐划一，那些生得独异的花朵，都注定要被连根拔去，尽管那根茎上沾满了鲜血，令人心痛。有幸保留下来的，也早已被改良成了别样的品种，那高贵的色彩在被污染了的空气侵蚀下，注定变得平庸；我们又是幸运的：在当今的世界上，还有哪一国的同龄人可以有我们这样丰富的经历？童年时我们没有快乐，少年时我们没有启蒙，青年时我们没有爱情，中年时我们没有精神，老年时我们没有归宿——另一个世界的宠儿们闻所未闻的什么大字报、批斗会、通缉令……都曾经走马灯似地从我们年轻的眼前飞驰而过，那真是神话般的叙事，那一切都是发生了的，尽管中华民族有着著名的健忘机制，但是那一切却深深地镌刻在那个女孩以及许多同代人的记忆之中。

于是，在世纪末的黄昏，我们可以找出一张仿旧纸，在上面记下听到、看到和经历过的一切，立此存照。或者，仅仅做一场游戏。

死去了的，永不会复活。我们也不希望他复活，还魂之鬼永远是丑恶的。

但我们还是忘了，从所罗门的胆瓶里飞出来的魔鬼再也飞不回去了。我们把它禁锢了许多年，每禁锢一分钟，它的邪恶就会十倍百倍地增长。它的邪恶浸润在这片土地上。它毒化了这片土地。它充分展示了另一种血缘中的杀伤力与亲和力，那是土地与人的血缘关系。于是，在我们这个有了高速路、网络对话与电子游戏的时代，形而上的、精神的、灵魂的土壤却越来越贫瘠了。

而羽蛇象征着一种精神。一种支撑着人类从远古走向今天，却渐渐被遗忘了的精神。太阳神鸟与太阳神树构成远古羽蛇的意象。在古太平洋的文化传说中，羽蛇为人类取火，投身火中，粉身碎骨，化为星辰。羽蛇与太阳神鸟金乌、太阳神树若木，以及火神烛龙的关系，构成了她的一生。一生都在渴望母爱的羽丧失了其它两种可能性。那是溶化在一起的真爱与真恨，自我相关自我复制的母与女，在末日审判中，是美丽而有毒的祭品。

还有另一位母亲。那是烛龙的母亲。无论烛龙如何爱他的母亲，最终却也逃不过被彻底遗弃的命运。烛龙是因为爱他的母亲，才在暗夜中举起火把的，但是他的母亲却在恶魔的诱惑下，把他出卖了，贬黜了，把一棵生气勃勃的年轻的树，连根拔去，死在了异国他乡。在土地与人的血缘关系中，我们很想猜测烛龙在死前对他的母亲怀有的真实情感，但终于遗憾地发现，我们并不具备那么高超的想象力。

我们只记得烛龙最后说的话。他对羽说：“你看过《人与森林之神》么？森林之神说，我们的智慧发轫之端，正是你的智慧终结之处。人回答，神话的时代已经过去，尽管没有神话的时代毫无魅力”。也许正因为这个，烛光想改变，但是还没有来得及，他就死去了。不想改变的羽也同神话时代一起死去了。而源远流

长的若木，生生不息的、永远属于现在的金乌却结结实实地活了下去，与她们一起活着的，还有我们。

神话的时代结束了。也许神话的时代根本就不曾诞生。但是母亲却是存在的，是母亲决定一代又一代的诞生。那象征着子宫的两只金黄色的蛋。出现在一代又一代孩子的童年记忆里，无论他们将来长成什么样的巨人或伟人或小人或人渣，他们都逃不脱血缘的维系，变了质的血使他们达到最远端的根蒂。在引渡的过程中，他们走向注定要遇难的航程，摆脱掉那些精神的、道德的、历史的、沉重的包袱，人的生命，变得如此之轻。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人要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快乐，必须忘掉灵魂的拷问。

脱离了翅膀的羽毛不是飞翔，而是飘零，因为它的命运，掌握在风的手中。

所以我在题记中写：世界失去了它的灵魂，我失去了我的性。

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·北京

开场白或皇后群体

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，我用签字笔在一张仿旧纸上随手划下一些奇怪的线条。十岁的儿子看了，说：这是长着羽毛的蛇。

其实是个女人。一双手夸张地画得很长，长到变成了树木的枝条。很美的，枯澹的枝条。又像梅花鹿的一副巨角，在女人头顶的上方绽开，女人的头发像柔软的丝绸一样缠绕在那些枝条

上。那些纷繁的线条一根根拔地而起惊心动魄，因此把女人的脸衬得十分漠然。那是一张完全静止的脸。我没有忘记在她的眉心点上一颗痣。我涂抹她嘴巴的时候浪费了许多黑墨水，为的是让她的嘴巴显得妖媚而浓艳。她的乳房自然就是悬挂在枝干上的果实，腰肢的线条闪动了一下在脐部那里消失了，下体变成了蟒蛇规整的花纹，在静静的盘桓中缓缓流泻着美丽。

只是因为画手臂上的饰物，一滴墨水慢慢洒开，破坏了画面的整体感。于是我只好顺势把那黑墨水画成黑色的羽毛。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，羽蛇，是远古时代人类对于太阳的别称。

我的太阳在我的笔下诞生了，它诞生得如此偶然，令我猝不及防。

羽蛇其实是我的家族中的一个女人。我对于家族的研究已经有若干年了。在我看来，家族与血缘很有些神秘，而母系家族尤甚。为了看到它是如何形成的，现在我们可以选取一只非常大的国际象棋棋盘，在棋盘中心置一皇后。她不允许移动。但是允许兵在棋盘上四个方向的任何一方移动，从棋盘边缘上的随便什么起始点起步，按照指示完成随机的、甚至醉酒者那样凌乱的起步，每一步的方向是从四个相等机率的方向中选定的。当一个兵到达紧靠原始皇后的一个方格，它自己就变成新的皇后，也就不能进一步移动了。最后，一个树枝状的、而不是网状的皇后群体逐渐形成，这种神奇的树枝，在现代物理学中，叫做“威顿——桑特 DLA 簇”。

这神奇的树枝就是血缘。

血缘使我们充分感受到现代分形艺术的美丽。血缘是一棵树，可以产生令人迷惑的错综复杂的形态，感受到它们与真实世界之间深奥而微妙的关系。经过多年的研究，我终于了解了我的母系家族产生的树形结构图。或者说，皇后群体。

在这张树形结构图中，羽蛇是最孱弱而又最坚韧的枝条，她颤巍巍以醉酒者的步伐起步，还没有成为皇后就夭折了。

但是羽蛇的夭折并不影响我这个家族的其他女人。金乌、若木、玄溟……她们都是远古时代的太阳和海洋，她们与生俱来，与这片土地共存。

第一章 神界的黄昏

1

世纪末中叶的暮春时节，防寒服大红大绿的色块还没有完全在街市上消逝，这座城市最著名的脑外科医院的手术病房在下午三点一刻缓缓洞开，一辆平车如同划过水面那么静悄悄地飘了出来。护士小姐在前面高举着输液瓶，后面依次是护士长，实习医生，助理医生和主刀医生。

那个名叫羽蛇的女人显然还没从全麻状态中醒来，我们可以借助下午的光线看到她苍白中带点青黄的脸。她的头部缠着大面积的绷带，这使她略带青黄的脸显出一丝鬼气。她不漂亮，惟一的优点是眼睫毛很长，现在她闭着眼睛，那睫毛便覆盖着整个青黑色的眼窝，一直达到苍黄的双颊。

她是那种看不出年龄的女人。特别是在当时下午迷朦的光线下，她的五官十分模糊，像是一团柔黄清凉的水，随时可以变形，缩小或扩大，聚拢或流散。

自然，她和我那幅关于羽蛇的画毫无关系。

这时，在当时那迷朦的光线笼罩下，几个坐在长椅上的人聚拢过去，他们被光线勾勒成一个个剔空的人形。我注意到只有墙角处站着的一个人没动。那好像是个年轻人，是个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男孩。

第一个走过去的是那个叫做若木的女人。七十五岁的若木穿着绣金剔云头的黑色丝棉马甲。纤细秀弱如一片云竹，那一种飘散出来的芳香把周围的年轻女人衬得污浊不堪。那是一种贵族的